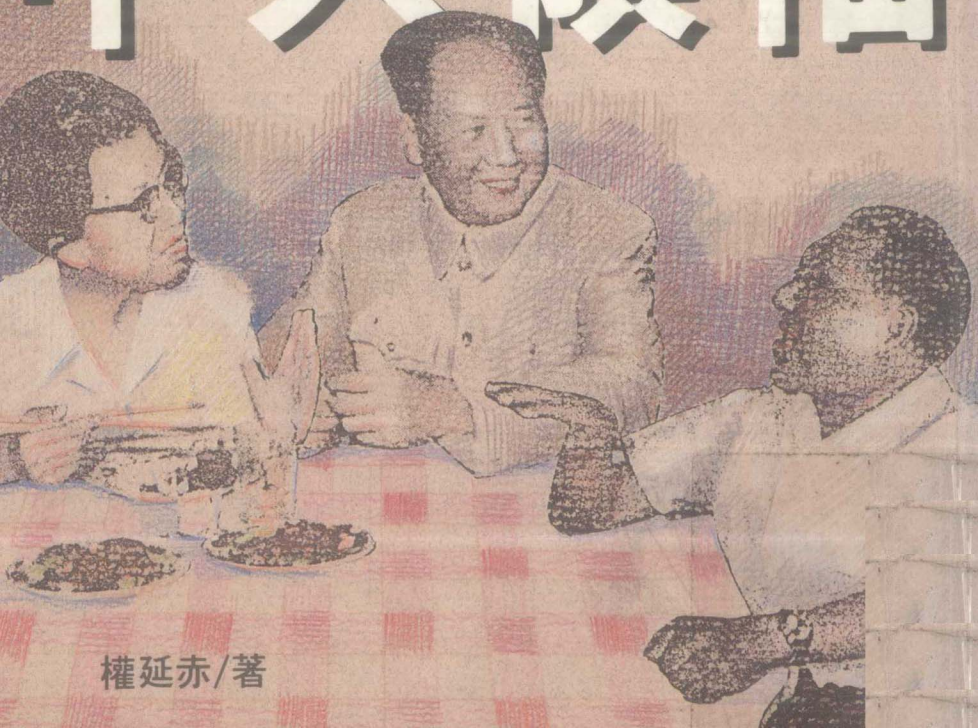




政治局戒煙失敗
毛澤東“站”在水中
周恩來與許世友賭酒
林彪“顛”摩托治怪病
朱德與董必武比長壽

餐桌上的 中共領袖



權延赤/著

餐桌上的 中共領袖

權延赤/著

餐桌上的中共領袖・權延赤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528 3671 圖文傳真：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896 3687 圖文傳真：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2

ISBN 962 257 587 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二年・香港



▲赫魯曉夫集團企圖以「老大哥」身份進一步控制中國。一九五九年七月，當赫氏訪問中國時，便提出與中國建立「聯合艦隊」的要求，遭中國政府拒絕。圖為赫魯曉夫在北京機場休息室與毛澤東談話時情形。



▲周恩來和胡志明碰杯。



▲一九七二年八月，江青與訪華的美國女學者羅克珊·威特克 (Roxane Witke) 晤談了六十小時，對訪者詳細透露她的一生經歷。威特克寫的傳記《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 於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圖為江青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宴請威特克的情形。



▲鄧小平與許世友交談。



▲1960年1月，在廣州出席軍委擴大會議。右起：鄧小平、毛澤東、彭真、羅瑞卿、周恩來、賀龍、林彪、聶榮臻。



▲在十三陵，朱德和彭德懷對奕，兩帥相持不下，鄧小平細觀不語。（1953年秋）



▲周恩來和尼克松舉杯慶祝中美簽署聯合公報。

錄

目

鄧小平的炊事員不幹了	一
政治局戒烟失敗	一四
頤年堂裏毛澤東掃雷	二二
中央全會上一個首長哭了	二九
北戴河會議上搶吃西瓜	三二
胡志明的警衛腰圍暴脹	三八
毛澤東「站」在水中「談判」	四四
周恩來與許世友賭酒	五一
許世友喝酒選將	六〇
薄一波的「山藥蛋派」	六九
周恩來眼神指揮服務員	七六

鄧穎超踏雪懷故人	八九
林彪顛摩托治怪病	九二
「九大」生了九個孩子	一〇二
周恩來的玉米麵糊糊	一一二
江青在大會堂「調動三軍」	一一九
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一二六
用真誠勝了「策略」的劉少奇	一三五
王光美出獄之後	一四五
疏散到廣州的老幹部	一五九
朱德與董必武比長壽	一七六
朱德爲彭德懷傷感	一八七

鄧小平的炊事員不幹了

風暴過去，滿天星辰都沾了霜花一般，閃着朦朧而寒冷的光輝，亦驚亦憂地俯瞰大地。

天安門廣場靜悄悄；如潮的人羣，如山的花圈夢一樣消失了，只剩人民英雄紀念碑獨個兒神情鬱鬱，四周圍人迹緲緲。

地面濕漉漉，據說是水洗過。據說廣場本是灑了鮮血，據說花圈叢中本是掛了許多小瓶子，瓶裏的液體血一般鮮紅。這些小瓶隨同悼念總理的花圈被一道清除了。

這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之後，相當多的人都以為鄧小平「像啓明星一樣墜落了」。人們在猜測他被抓被關？是死是活？

「四五」前後，鄧小平的情況始終還是個謎。和那些聳人聽聞的傳言比較起來，原中南海服務處處長、現中直機關老幹部局副局長李維信對我的講述就未免太平淡，太令人失望了。不過，唯其平淡，才覺真實，才使我有後來的回味無窮……

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被撤職。組織上派我去他那裏工作。他當時住在寬街的一所古老的宅院裏，那房子現在為羅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所居。

上面派一個加強班負責警衛，由一名副指導員帶領。說實在的，「文化大革命」翻手為雲，覆手為

雨，人事沉浮如此劇烈頻繁，我早已見慣不怪，可是鄧小平的炊事員居然還沒悟過這個理兒，居然甩手不幹了。

我到了寬街，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說服炊事員。

「報紙上到處都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文件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怎麼好再幹下去？」炊事員皺起眉頭望我。

「你管那麼多幹啥？」我說，「這是組織交待的工作。」

「組織上讓我劃清界綫。」

「這種事你又不是沒經着過，還要我怎麼說……」我囁囁牙花，不好直說就繞着說：「你在這裏幹不
是劃不清，不在這裏幹也不等於劃清了。」

「不幹了這不就是個態度？」

「不幹了，說你是故作姿態，想蒙混過關，你還是劃不清。幹下去，說你組織觀念強，沒人找你麻煩也說不定。你信不信？」

炊事員直搖頭，不相信。他走了，鄧小平這裏沒了炊事員。幸虧還有他年邁而堅強的繼母，這個家才炊烟不斷，保持了家庭生活所特有的那種溫馨。

鄧小平家中的兩名服務員也不幹了，據說還是親戚，也說要劃清界綫。我做了許多說服工作，說明這是組織決定，如果她們走，就還得換人來。影響面擴大了不好，組織要求她們留下來繼續做好服務工作。她們還聽勸，終於留下來。

兩個月後，炊事員回來接着幹了。經過十年的反反覆覆，人都生了頭腦，總要長見識，大概他也從周圍人那裏體會到「今非昔比」，看出了人心所向，不似「文化革命」初起時的情景。他回來幹得還好。

無論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發生的突變還是身邊工作人員微妙的情緒波動，鄧小平都泰然處之。他每天寡言少語，在庭院裏一圈圈地散步，有時也割草。他幹得非常仔細，像是做一件細緻的工藝活兒；將草一根根割下來，擺放整齊，在太陽下晾曬……

在寬街這座年歲已久的遲暮的宅院裏，鄧小平又開始散步了。「文化革命」開始不久，他被打倒，「流放」江西時，便是圍繞小小的院子這樣散步——

「每天的生活很單調，但也有規律。早晨，鄧小平夫婦到工廠勞動幾個小時，中午回家吃飯，一起聽新聞廣播，下午在園中耕作，間或讀書看報。老祖母做一些針綫補綴之事。有看守監視着絕對不許外人進入他們的宅院。鄧小平每天就寢前總圍着那個小小的院子散步一小時。他沉思不語，步伐很快，一圈一圈地走着。有時祖母養的小鷄也跟在他的腳後結隊而行。天長日久，他的腳步踩出了一條細細的小路。他在為過去、也為將來深思熟慮着……」

鄧小平由於個子小，喜歡說句玩笑話：「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着」。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承認不承認，也不管你是什麼樣的思想信念，保留或堅持什麼樣的個人觀點，但歷史已經不可改變地證明，他是繼毛澤東之後又一次改變中國命運的歷史巨人。當他那四川人所特有的寬直的雙肩載着沉重的歷史思考和責任感，「一圈一圈」地，「腳步踩出了一條細細的小路」時，他的女兒鄧榕

有過這樣的描寫：

「我父親爲人性格內向，沉默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養成了臨危不懼，遇喜不亢的作風，特別是在對待個人命運上相當達觀。」

只有將個人命運與整個民族和人民的命運聯繫起來，並且站在歷史的高度來看待的人，才可能具備這種「達觀」。

現在，鄧小平依然是一圈又一圈地散步。他若坐下來，會一支接一支地吸煙。所以，比較而言，身邊無論親人還是工作人員，寧願看到他一圈又一圈無休止地走下去。

李維信悄悄地坐在蔭涼裏看小人書。那是卓琳抱來送給他看的，有成套的《三國演義》，也有散本的連環畫。

「怪寂寞的，你看看書吧。」卓琳就說了這麼一句。

李維信卻十分感激。他等於是「陪綁」，深居簡出這座遲暮的宅院，日子確實不好打發。那從遠涉大洋留學法國到烽火揭竿、領導百色起義，從二萬五千里長征，到千里躍進大別山，一生縱橫天下、叱咤風雲的鄧小平，一旦局限到這遲暮的小宅院裏，又將是什麼感覺？

這一年，鄧小平已是七十二歲，但是沒有人尊稱他「鄧老」，所有人熟悉的最尊重的稱呼仍是「小平同志」。這不僅是歷史形成的，更由於他的身體、性格和精神狀態無法叫你稱他「老」。

人老不老，不能簡單以多大歲數爲標準。活一百歲的人，七十歲仍在盛年；活五十歲的人，四十歲已屆暮年。

七十二歲的鄧小平仍然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煙——吸煙香，身體強。

七十二歲的鄧小平仍然堅持冷水浴——不怕冷，骨髓盈。

七十二歲的鄧小平仍然酷愛游泳，嗜好橋牌。他說：「我能游泳，尤其是在大海裏，這說明我身體健康；我能玩橋牌，說明我還頭腦清醒。」何況，他對於橋牌，不是一般的玩角兒，堪稱是世界級。他身居高位，仍追求普通人的生活，並且童心不泯。打橋牌輸家必須在桌子下爬一趟，他雖生性好強，實力很強，但偶爾輸了，也決不例外，堅持要爬。「這是玩牌的規矩嘛！」這種「玩牌的規矩」在政治生活中也有類似反映。他一旦在政治鬥爭中遇挫，被局限於古老的小宅院時，也能泰然處之，不會氣急傷身。「這是政治鬥爭的規矩嘛！」他可以等待時機實行自己的主張，這也是「棉裏藏針」。

七十二歲的鄧小平，沒有「頭上花菱」、「頂中光滅」、「本座失樂」、「兩目頻瞬」、「衣衫弛漫」一類的「天人五衰」的任何徵象；他身體不臃腫，眼皮不耷拉，肌膚不乾滯，腳步不蹣跚，更不會仰靠坐椅，張嘴向天……

當李維信第一次走進這所遲暮的宅院，同鄧小平握手時，他感到那股勁頭那股力量順了他的胳膊和肩膀，直搖顛了他的半個身子！

李維信說起小平的散步，可以深入細緻，滔滔不絕。觀察日久，感受自然深。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在十八所工作時，鄧小平喜歡那裏花木繁茂，綠蔭濃郁，便常常對他關照一聲：「花開得好時，告訴我一聲來散步。」

李維信多次陪鄧小平散步，更多次地觀察鄧小平散步：

——他不會踱慢步，習慣急速走；步子越快，眼睛越亮，情緒越高漲。

——他跨入庭院時，目光環顧着一掃；莊嚴裏透出奔放，溫和裏藏着犀利。

——初散步，或者說走前三圈，那腳步說不上急速，也決不是拖沓，而是勻速向前。他的兩眼目光微斂，彷彿要獨自靜心，尋找體味什麼；漸漸地，朦朧的兩眼漾出一種靜謐無言的遐想，或者是深邃雋冷的思考。

——一旦抓住了什麼，他的腳步便開始加快；像是要追逐到那電石火花一樣閃過的念頭，像是怕那綫索中斷，目標稍縱即逝……他加速再加速。

——毛毛曾回憶說：「看那種又快又踏實、急速的步子，我心裏想，他的信念、想法和決心也許變得更明確、更堅定了，隨時都可以投入戰鬥。」

——我有同感。當那步子陡然一緩，鄧小平的頭便慢慢地仰起來。他開始深呼吸，兩眼恢復了沉靜，目光又是那種我所熟悉的樣子：莊嚴裏透出奔放，溫和裏藏着犀利……

——於是，我也鬆了一口氣。我明白，他的一些想法已經悄悄醞釀成熟，有朝一日會冒出頭來，並且一飛衝天……

據說，巨星殞落，總伴有異兆。

這一年，有雷自唐山方向來，地大震；山岳擺簸，暴雨如注，樓傾城陷……
這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顆巨星先後殞落。

鄧小平仍然在寬街這座遲暮的宅院裏一圈又一圈地急步而行。只是腳步沉重了許多。因為他的心境沉重了，憂慮和責任感都變得越來越沉重。

他也遇到一點小麻煩，就是前列腺炎。當他散步時，李維信有時就須到三〇一醫院拿藥，聯絡專家醫師來診治。

地震後，鄧小平由於前列腺炎，發生排尿困難。李維信給三〇一醫院打電話，醫院派人來給插了管子。由於不慎感染，打針效果不明顯，醫生說：「很危險，非住院不可。」

李維信立刻向有關方面打電話，請示汪東興。接着，又給三〇一醫院院長掛電話，請醫院做好準備。他說：「紅旗車一來我們就出發。」

傍晚，汪東興的秘書終於回來電話：「同意住院治療。」

紅旗車又開進了寬街這座遲暮的宅院；房屋依舊，卻生出一種久違的感覺。

鄧小平住進三〇一醫院六樓，整個樓道只住了他一個人。是重視還是保密？過去李維信來醫院聯繫醫師及取藥，都不講鄧小平三個字，只講代號。其實醫師和司藥心裏全明白，聽見代號就知道為誰看病，為誰取藥。現在住院，雖然報紙和廣播每天口誅筆伐，但葉劍英做了明確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護好。」

兩個「二定」，說明了什麼？至少葉劍英也是有預感，有想法，甚至是有具體打算和準備……

鄧小平的手術很成功，黨和國家的手術也很成功——「四人幫」這個瘤子被割除了。

術後的鄧小平身體恢復很快，當他一支接一支吸起烟時，不但表明了「吸烟香，身體強」，而且顯示